



大野慶人先生說話是溫柔的。  
 即便是聽不懂日文，也能在這個空間中被治療、釋放。  
 那一天我們少見地從「滿月」開始練習，  
 在過程中所有人都上了月球。

不能飛的話只能行走  
 若是旅人累了  
 也得要充滿著驕傲地休息著



白色蔓延在華美的宅邸  
 像是夜行中的妖怪  
 在不再有人居住的大屋子中徘徊



那扇門像是一座畫框  
 將四隻腳白色的獸  
 投影在充滿綠意的風景內  
 不知道是否爬出了畫



座椅  
 白色在一片綠中休憩  
 被木頭色的線條托起  
 像是朵白色的花





帶著作品漫遊是甜蜜的負擔，  
能夠將旅人推離平凡。  
在生活找些困難總是有種被虐般的喜悅，  
負重久了，也就變得輕盈了。



我的手從白色裡竄出  
白將肉的顏色顯現得很清楚  
連掌上的紋路都被勾勒出來



老套地說吧  
旅途如同人生，有著許多等待  
等待公車，等待飢餓  
或等待那些無法照著時刻表進行的事



是印製好的地圖太過陳舊  
還是當代的習慣太過慵懶



他們黑色的公事包沉重無比，  
那種重量足以將所有人壓製成同一種模型，  
像是某種包裝精美的點心。

如果是他們這樣的口味，  
那想必是只有大人才能嚐出的美味。



在週末，街道上總算出現了色彩。  
那些顏色帶著焦糖般的氣味，  
小心翼翼的被裝飾，  
只在壓縮中的時間內慢慢釋放香氣。